



以實際行動響應「為一個小佛國呼援」！

漫夢

菩提樹第二十八期，刊

載該刊社長李居士，撰文為臺北縣新莊鎮塔寮坑之癲瘋病院呼援，其內容情節，真是令人酸鼻，相信凡看過那篇文字的佛教同人，想到我佛教窮得這樣，教徒們受外教無理奚落，一定會洒幾

點同情之淚吧。

我們中國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，實在窮得可憐，科學既跟不上別人，工業又那樣落伍，幾十年來，內憂外患，國家經濟，幾趨枯竭，人民受盡奔波，於是生活逼得透不過氣來，外國人趁着這個機會，諸如天主、耶穌等教，便漸漸傳入我國，他們先用金錢作宣教的媒介，一些卑鄙淺見之徒，雖不是真誠信仰他們的宗教，而只要有利可圖，則何樂而不為？不要談得太遠，近如香港道風山就是個頂好的例子，據說他們山上經濟泉源，由於幾個西方國家幫助，在那裡砌了莊皇教堂，考究宿舍，就因為經濟充足，一切設備當然完整，飲食也很豐富，說也奇怪，他們招收教徒，對象一定要和尚，在家人却不收，他們那種陰謀，是明目張膽來破壞佛教，但佛教真能給他破壞了嗎？不會的；真正認清佛教面目的教徒，決不是能被物慾所引動，能引動的，決不是真正佛教徒。筆者在香港住過三年多，知道幾位同袍投向外教懷抱，當然他們這樣做，是對佛教認識了解不夠，却也絕不是對他外教有什麼信仰，動機是受了物慾利養的誘惑。

話說到這裡，就要談到本題了，反觀台北塔寮坑癲瘋院，那些受着病魔纏繞的佛友們，他們面臨外教用金錢物質來誘引，用高壓手段來威嚇，軟硬兼施，無非希望佛教徒向他們投降，增強他那邊陣線。然而，事情適得其反，這些佛教徒，有毅力，有勇氣，雖是受着艱苦、折磨，而仍能我行我素，忍受一切困難，以不屈不搖的精神，不為外教物質搖動，不向金錢主義低頭，這，表現了他們對佛教有確切認識，有不可毀的崇高信仰，可作各佛教徒的主臬，更博得我們的同情。

世界宗教雖然林立，理論各執其是，它，對挽救人心向善，福利社會功效，當然不無裨益；若要解脫身、心煩惱，得大安樂自在，跳出五欲圈子，永離三界火坑，做個唯我獨尊的超然大丈夫，那就捨佛教別無可取，就因佛教有這特殊，所以才感得真誠教徒死心皈依。不過，美中不足的，就是佛教沒錢，對社會慈善事業表現不夠，又不曾向他教不擇手段的向人拉攏，否則，佛教旗幟，早飄到世界每個角落了，還會使臺北塔寮坑那些有病佛徒，受外教那種冷酷嗎？

我是個流離異域學識淺薄的掛搭僧，看了李居士為「為一個小佛國呼援」一文，私心深感憤懣、憂鬱、同情，但這些又有什麼用？主要的就是錢，有錢才能解救上述的問題，當時我真想厚着臉皮去向人募化，來救濟我苦難教胞，然而，自己年紀還青，又是學僧時代，既無地位，又缺聲望，誰能相信我啊！因此這一切都是幻想，只好默然有苦往肚裡吞，好像啞子吃黃連一樣，阿

彌陀佛！

之後，還是我們教師——慧僧老法師（即智海），他老人家是位熱心公益的人，眼看本教徒受着這種苦迫，當然心有所動，於是急召集由香港來檳城諸同袍，開個小座談會，除筆者外，尚有會航、悟峯、明真、性朗、正徹、性仁、常恒、虛明諸大師，當時首由慧老法師開口，略述塔寮坑病院情形，希望大家念病苦佛徒們處境，有一分錢，出一分力，設法救濟，這話說完之後，在座諸同袍都表示很同情，可是都是掛搭別人門下的窮和尚，袋子空空，真是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，素願難申，在這般情勢下，只好各盡所能，隨分隨力，有的認捐港幣拾元，有的伍元，總算數目得八十港元，再由慧老法師捐貳拾元，合港幣壹百元，由他老經手直接用信滙臺灣菩提樹月刊，請編者朱斐居士代收轉。

雖然，「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」，我們這筆小小款子，知道無補於事，起不了什麼作用，但我們謹以萬二分的同情心，響應李居士那種為病苦佛徒呼援的悲心，凡我佛教四眾弟子，都應盡一份責任，至少也要對那些貧病交迫孤苦無依佛徒，作一種精神安慰。懇望諸山長老，富裕居士，各秉佛陀慈悲利生主旨，發起廣行布施的菩薩心，以實際行動，群策群力，來維護我們的病苦教胞，使他們永受佛法薰化，不致落入塵掌，不致失了慧命，這種功德，何具供養十方諸佛？

筆者在興奮與期望心中，忘了自己淺陋，寫出這篇不成章的文字，總算一種心聲響應吧。本文作者：南洋檳城佛學院學僧。